

# 答問

# 引

答問者有問而答也總平常之事與日用平常之人爲日用平常之言亦有不待問自爲言者偶有所觸不能自禁輒以告我同人讀我子

弟肰未免犯多言之戒僕嘗
謂多一言不如少一言蓋言
有不當則積疑扵中是即疚
心之事也有疚而不與衆共
去之將生心害事流弊曷極
是以自護而成亓自悞耳固

錄數十則就正有道覽斯言
者眘不鄙而誨正之僕雖耄
矣敢不勉自策勵冀一朝之
有聞此僕請益之意若云以
之誨人則吾豈敢

丙申午月[illegible]人孫奇

逄書於藕門之夏峰

孫鍾元先生答問弁言

過共伯國而仰懷公和先生高風猶令人爽然失悚然敬也迺後千百年而抱章縫全道殺避跡蘇門者

復得之
鍾元先生先生其公和之苗
裔耶抑亦蘓門之巔可㠯
棲遲百門之泉可㠯樂饑
將有慕乎山水之勝而至

止耶不則其學識性情或
深有所契合故樂此以息
遊也肰竊有疑焉公和之
爲人性無怒不聞言笑有
造訪者不支一語從之遊

終三季不言令先生有問
輒答若洪鍾叩之則鼗如
飲河任其自飽雖日用平
常之事對日用平常之人
而啟迪多方亹亹不倦真

不啻爲耳之提面之命也是則先生之于公和高尚則同而學識淺深毋適有大謬不然者而非也蓋譬㠯見性動㠯明教令試取

先生問答一書觀之其間
發明理學與太極諸書相
表裏尚論古記載直等涑
水而上之具大識大力胸
中絕無纖毫介蔕乃能隨

叩隨謁上下千百年洞若
觀掌若從若違一一指點
胥天下子臣弟友識所依
歸先生之功不大且遠哉
而究竟先生之本體淵然

初無凝着不觀之水平風
行瀔生風靜而止水之澄
清自若譬之鏡觸物現形
物過而明鏡之爾我都空
由斯以觀我夫子之無言

者是鄒夫子之所以爲教
而先生之有言者是鄒先
生之所以爲道則先生之
學之識殆得洙泗之眞傳
方與伊洛諸家似續千古

而又豈僅〻一公和可同
年而挈量耶先生家容城
與先大人同舉于鄉是歲
即不赴公車時予方弱齡
侍先大人側竊聞先生之

夙以不獲親承謦咳爲恨迨長而鞅掌塵途与先生日遠一日而先生適携二方稅轄蘇門與家 公修縞帶交因得時聞誨益焉

至今雖色笑猶違然而服膺先生之教則甚勤折衷先生之教尤甚近也予幷不敢私先生之教敬手先生之答問而壽之梓

旹

順治丙申蒲月之望懷州

司李年眷侄張元樞頓

首拜撰

# 答問

容城孫奇逢啓泰父著
男望雅
奏雅仝
博雅

## 甲午

問學庸語孟以何為把柄曰分言之學而時習之孔子之把柄也在明明德曾子之把柄也天命之謂性子思之把柄也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把柄也合言之學也德也性也仁義也一也皆吾心之所具足而不容外求

答問

也

仁也義也性之德也學則所以復性明德而篠其仁義者也學之功用大矣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好學也

陽明良知之説着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為性者言不可不慎也念菴每提戒慎恐懼為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問東昌謂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是明指心性為二蓋

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原是一椿事似不容判然歧為二也曰要看立言者之意儒釋發源所爭甚微故屢為辨析惟恐學人誤入然其意却活觀其言曰心統性情者也此際存心養性一而二二而一又不容毫釐之差豈判然歧為二者哉執泥則到處成碍活潑則通體皆靈會得此旨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不會此旨說二不可說一亦不可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

答問、

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着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証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

問中誠仁一而已五峯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此果岐而三耶曰聖賢之書隨處立說總于大旨不悖不使有流弊於世而已我輩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有時言三

言五言百言千有時言一正不可有執着之見五峰知
言一書亦有差失朱子謂此數句説得密
所貴乎學者當求其心之所安跡不必論近來海內二三
學士致謹于其跡持論嚴不可犯所謂不知禮無以立
跡稍不謹則併其心而議之若曰磨不磷涅不淄此孔
聖人事子路大賢每動色相告後世豈容輕借口
問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不知古
大聖大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槩論也伯夷柳
下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為如泰伯文王斷不為湯武

之事龍比亦不能為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能相易而能而況其迥行造其極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峰入微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為絕詣也何必同〻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為到手成窘皆不達于此

問堯舜千古至聖一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一曰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何以有丹朱之傲與象之傲曰朱之傲不足為堯病象之傲不足為舜病試想堯之敎朱舜之愛

弟真是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的榜樣

問顔子于孔子一間未達何所指也曰孔與顔相視莫逆毫無隔得故曰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其殁也曰天喪予孔顔分明是一個人其一間未達也顔子云殁之年方當孔子而立之日到從心不踰矩未免微有安勉一是全體皆仁一是其心三月不違仁亦只分生熟之間而已矣

學問不長進只為眼前看得没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

孔子謂顏淵吾見其進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到七十從心時只是有下手處無歇手處

問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菴何以謂于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其于自處便不亟亟求死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菴文山知己

問有人焉明知其不要然以禮義之心來欲借正人君子以作門面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之心應之而已矣渠

即不安而飾禮飾義之心即智是知非之心轉移化導

正賴菩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惻入陷溺內省何疚轉

一惡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

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問戒慎恐懼之時不知此心還得活潑潑地否曰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非活潑

潑地乎

願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此悲憫之

言也

王思輿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尚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宴師德何如春生未唾前此處正好發看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定有愧夢魂難慊此正是戒懼之疎耳家貧覘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劉玄德臥元龍于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基成千秋之冥主快哉斯語想見其人第此生寧欲還于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上亦其志之所存也客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予曰儂客

歷多遲居其上天啓乙丑丙寅郭林宗傳
崇禎癸未甲申一人屬之管幼安田子春迄今老矣

魏武公乎

謂諸子曰子云吾之于人誰毀誰譽此等莫看得容易張
魏公身為將相師久無功君猒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
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絕無遺議儼然古之大
臣却出大儒之手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
大正是孟氏之傳詆之者援入詎已必以為偽學今不
得出頭此亦賢者之言未免是毀乃知史冊中綑入毀

學者不知凡幾焉寸有意讀史先矢虛公方可着眼處

已處人之道亦智也

客有弔其友首其子一不哭客怪之或曰哀至則哭哀不至而哭是偽也何怪焉予曰當哀而哀則哀自至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父沒而其友來弔仁人孝子之情安得漠然不動乎禮設輒冠衰衣麻鞋拄杖一切用物皆純素是所以教之哀也當哀不哀有物障之任其錮蔽以為不作偽也滅禮敗義臨喪而歌奚不至哉

客有深咎學之不明於有子曰聖諭六條論語半部誰不明

之而諱其行之則學之晦也然任不[illegible]

醒一字行一字是之謂躬行君子

問素位而行富貴之外如何輒能自得曰蔬水簞瓢之樂古來不乏此輩人至節毛盡落不失常度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境雖難堪心方無憾富貴雖云適矣順風覆舟樂難長處子輿氏之言曰得志與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人亦孰不欲富貴吾處其行也當倍難耳

聖人教人有當下可了有到底不了如是知也天下歸仁焉吾道一以貫之等類是指本體說故當下可了如堯

舜猶病是吾憂也吾見其進也等類是就功夫說故到底不了本體功夫豈容有二歟而言之又或千里

問倣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福如亂臣賊子偶被顯榮未及戮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

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鬼神曰鬼神者陰陽也一氣屈伸循環無端天地間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無一時非陰陽之所流行不見不聞似淪于無却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所謂誠之不可揜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地鬼神總一誠而已矣若如世人所說鬼神司生殺之權操禍福之柄吾不知之矣

問博約如何是一椿事曰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是成法約是活法大聖大

賢所得力者全在此約夫子之郛畔顏子之欲罷不能孟子將以反說約也又云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則約之時義大矣哉寧直聖賢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一言云者約之義也任是紛紜浩瀚都要收歸一理中安得有兩椿事

問告子與揚墨淺深曰揚子以為我為義而明遠于義墨子以兼愛為仁而明遠于仁告子以無善無不善為性而陰亂吾性其害道之淺深可知已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與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

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

涇陽顧子曰告子禪宗也知言哉

問喜怒中節天下達道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慍色得非矯情與曰非無喜慍也不為一令尹而喜之慍之也我大而物自小矣大凡易喜易怒者皆輕受人太取溢而清淆而濁豈所稱招不來麾不去之丈夫

問周公東征誅管蔡大義滅親也管蔡以殷畔正守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志非所謂大義滅親乎孔子聖湯武仁微箕獨令管蔡抱沉冤於千古何也曰大孝者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管蔡況跡武周達權孔子亦取其時之重者而已矣豈暇一一槩論哉分明一好題目在眼前人人知之人人不肯做事機已過方痛自追悔嗟何及矣

問儒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二帝三王儒而在上者也以君道兼師道者也儒而在下者也以師道兼君道道即二帝三王之道學即二帝三王之學統緒不棼源流不紊孟氏沒而微言絕儒術遂裂漢學黃老得其精唐尚佛氏況其迹宋之理學多以禪附儒迨其後卑

淺說占高譽又俲于宋人而下之者也人有言宋之爇于禪謝上蔡游廌平張無垢楊慈湖也然卓行不移可以為難矣今也為利之心與庸人同而飾談之迹欲古人邁誰其信之誰其然之

孔聖儒之宗者也顏曾思孟殆所謂君子乎中行乎十哲兩廡諸賢則善人也有恒也狂也狷也皆所以分儒之統而傳儒之心者也外此有儒而霸者焉則雜矣有儒而史者焉則華矣有儒而禪者焉則㓜矣儒而偽其鄉愿之亂德乎賊矣

嘗見輕是非人者每多失人且失言也蓋人一生有有初鮮終者有間初克終者元不可以一日之見定彼終身之品夫子視以觀由察安何等詳慎元晦一生廸躬秉德晚年猶深自悔誤己誤人論人者甚勿以己之喜怒為是非乃為不失己

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余亦曰君子亦仁而已矣有何異宋人詩云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到同時已有功正好參看

問小人如何亦曰儒亦曰中庸曰四書中所稱小人其貌

模不知皆與君子爭席但心有公私耳公則爲周爲和
爲泰私則爲比爲同爲驕其外面皆是一般真小人即
假君子僞中行乃真鄉愿欺慊惟其所造非明眼人莫

辨

問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恂慄
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閭
閭侃侃行行皆自鎔鑄中來
希高慕大賢知多害此病如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

敢不勉不為酒困此乎等事耳夫子何以云何有於我
不知正惟庸德非仁孝無盡動容中禮鮮不有愧色焉
極卑邇卻是真高遠鄉黨一篇記聖人言語起居飲食
衣服之事此處正好理會

問儒釋之辨有曰半提全提者有曰實提虛提者有曰形
上形下者有曰讀楞嚴似儒在佛之下讀阿含等經似
佛在儒之下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高無下矣諸說果
當否同予不知其說但知其道不可以經世故其說不
可以訓世隱怪行述中庸鮮能賢知之士無所[illegible]從哉

氣運使然唐虞三代之世卻無佛法予嘗[illegible]
各為用蓋卿用卿法我用我法意也何必爭勝負較大
小持世君子弟反經而已矣周德而已矣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礙只為私欲間
雜揷藩樹棘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肰作見之惻隱
嘑蹴之羞惡未嘗不在而[illegible]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未有
已時此心之存焉寡矣今若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為人
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聖賢
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

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為理其運旋處為氣指為二不可混為一不可

問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見在去尋源頭不得認形骸為塊肰之物命也有性是就源頭還他見在不得[illegible]以於穆為窈肰之精盡性立命不容混而為一亦不容截而為二

不能耐俗事之糾纏不能耐俗人之磨弄終不能觸之而不動或曰俗事俗人如何處受他糾纏磨弄曰不受有

不受之道總不宜有動於中也禹之行水[illegible]
之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亦未嘗有動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
謂士不宜過自待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
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
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問無善無惡遂有流弊而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不識不知
亦有病在曰不學慮要看他親長而達天下不思勉要
看他得字中字不知識要看他順帝之則此等處皆難

與俗人言

能自立者不倚于人能慊心者不徇其跡名義以提躬非為矜己也平恕以善事非為徇人也

客問予所得予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今老矣所知仍如覩花於鏡欲執之而不可得也所行仍如轉石於巖欲騁之而不可得也

周元公太極圖說盡天地鬼神之秘當與河圖洛書同觀上接孔孟下開諸儒千百世莫出其範圍邵康節謂伯子未能盡元公叔子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

子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欲
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寔惟子靜逄玄云王陽明
其今之陸子靜乎則接陸子靜之傳者寔惟陽明鹿伯
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寔惟
伯順一脉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強

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至叙道統自
任見知當其時同堂授受何不推顏曾而竊以自負也
意若謂世代非遙學切所願亦欲之乎同堂耳千百年
後而得元公太極之秘義擬洙泗之微言殆所謂聞而

知之者乎伯淳正叔則顏曾也子厚元晦則孟子也遙及文成獨揭良知自述心得亦庶幾乎聞而知之矣或曰堯舜湯文天地永賴豈後儒敢擬曰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有春夏秋冬人有皇帝王霸文末喪天道豈墜地見知聞知正與氣運遷流我故曰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直曾學者要來路分明用功方不錯又要識歸路不肰半塗而廢成得甚事

識歸路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來路也從心所

欲不踰矩是歸路

客問人生最吃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即志士求免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遯跡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問處人之道曰無敢慢尊嘉是無慢矜容衆是無慢問處己之道曰只要清其願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矣須是用戒懼功夫

性急無䟦延之病心細無疎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膽

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燥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
膽小則不能擔持而病在脆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矜心與熱
心爲之也矜心似任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似氣而未
沉暴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自知缺者知成
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即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適聞志是其命甚覺
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益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

命處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
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眞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答問二

乙未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聞知傳道之人也危微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開易之人也三千餘歲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

念菴云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云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為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菴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共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慊祇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跼蹐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病之藥不應此病不知此藥之妙

古人有與人同退不與人同進者有與人同患難不與人同安樂者非矯也君子自處之道應如是或曰彼亦君子也必欲與我同進必欲與我同安樂則何如曰亦不

必矯惟義所在

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若并求其短卽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徵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譏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爲束縛爲範極不打破不得脫洒自在豈知脫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

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却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漸必睽乖骨肉賊傷戕孰大于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于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illegible]之[illegible]皆具一段確然不可移易之見方稱[illegible]者具聖人之一體者也然以語

克己則難矣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記夫子亦曰毋我比克己又進一籌聖學舍克己別無從入之路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祇見其為難耳意見自負者到底用不着遂足為學病

聞過則護聞謗則怒不獨愚不肖為然此病中于賢知更甚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仲由之所以升堂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乎二人者吾師也

人之生也直不揉其直而生之不罔矣子曰斯民也三代之

直道而行也孔門師弟如柴愚參魯師辟由喭不仁哉宰予小人哉樊須皆無所回護至慍見不悅學稼學圃禮崩樂壞之類凡有所辟亦無隱情總是直道流行飾知匿情狙詐相高者孔門罪人也

問孟子七篇稱引詩書罕及于易先儒謂知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從何看出曰君子于向晦時中乃所謂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總之時中二字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故其言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蓋言易

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人人自得豈向外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惟義所在大人非為君子不諒惡乎執正是學孔子之時中庸深處多在孟子故謂孟子方能曉易

天道不翕聚則不發散聖人法天故必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纖毫僭越便非性命流行至誠覆物載物成物配天配地配無疆總曰闇然曰不顯益容不得一毫僭越僭越即的然也

奢儉豐約數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

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于虧盈持滿一味膠舊執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聲色貨利入人隱微英雄豪傑皆被此考倒不通不殖是大聖人事學人入門須用猛力降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宜峻其防而杜其隙可也借口過而不留恐無此磨不磷涅不緇手段

中庸傳道之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其尊推孔子也至矣盡矣然其道則本諸周

而其所以本諸身者總不離日用喜怒哀樂之中纔故鄉黨一篇直記其飲食衣服容貌辭氣之事繪出一個活孔子不生不滅於天地之間骨髓皮肉無不具備鄉黨從卑邇處言中庸從高遠處言所謂即卑邇即高遠也

學問思辨莫認是知學而能問而知思而得辨而明則行矣究竟知行非二事但不可躐等

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事到手便該思量如何收斂有初鮮終德之棄也

凡語言不從默中簡點行事不經靜裡叅詳皆屬苟且已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間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為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與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客曰道大乾坤小人間日月忙此語不幾於誕乎曰非誕也君自不理會道生天生地生人原無與道並大者故曰乾坤小閒道之人靜正深閒齊得乾一亦生故覺人

間而日月常忙此語　莫輕放過正當參悟

人生在世逐日擾攘漫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孰知孔聖人一生却只是不怨不尤怨尤兩忘何等脫洒

學問之事與無身分之人言之不受也與無機穎之人言之不悟也安得身分而有機穎與之言方不失人不失言

儒者一人之見豈能盡聖人之大聖人如天地四時儒者各分春夏秋冬之一令清任和皆聖清任和皆偏然偏

至之品各成足色故曰行造其極之謂聖

陳同甫與朱元晦往來辯論諸書各伸其是人謂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愚謂天地大矣道德功名文章節義正好并存天地間固不能多生幾個朱元晦亦寧有幾個陳同甫同甫嘗自負為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晦翁亦具降龍伏虎之氣其論議可否疑似之辨千載下自有定評也

諸大儒惟晦翁集甚繁舊選宗傳止取晚年定論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

尊德性原是一椿事正不妨並存有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王子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從前朱與陸始焉不合之語並其繼焉漸合之語終焉相合之語俱列于册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為到底不相知至粲其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奬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已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已之意見遂為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

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宋王何洪究竟建安亦無宋元
晦青日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
人謂孔明善治國程伯淳稱其有儒者氣象又云孔明可
與禮樂人止知伯淳為醇儒焉語伯淳有王佐才或曰
何以觀之曰儒而不達于政曲士也腐儒也有天德然
後可與行王道如徒言之而躬之不副此處士蹈虛轂
者耳何以為儒明道儒而醇者也宋達藝不足以擬之
據其上神宗劉子論王霸之辨得君行道自有可觀然
不用則抱道而處耳顏子裕為邦之略不遇故竟與巷

山窓老

腐儒少豪氣豪儒多霸氣不腐不霸者乃所稱君子儒

問小人何以亦云儒曰規模隘〻知硜〻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夫子所以廣子夏也若後世希高慕大自負孔孟奚足當子夏一盼

問後儒謂漢儒不知學謂孔明無學韓范諸公不聞道何如曰以孔子之所謂學恐漢儒未必知漢家不重儒術其所學多在躬行而不在口耳孔子之所謂道恐孔明諸公未必聞孔明諸公不講學其所聞多在行事而不在談

說陽明謂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達道不遠者也此亦持平之論必以爲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恐非聖門之所謂著察又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矣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愚謂詩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于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其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離道而云精于詩精于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

[illegible]溫云以一歲而言冬[illegible]藏一日而言夜[illegible]
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不竭則用不窮故人事不可盡
常留十之三可也至哉言乎蓋天地聖人之秘也人各
所用之各有盡已盡留餘不得盈滿宜戒
聖賢垂訓立教千言萬語不過係人恥心故孔子曰行己
有恥又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
之于人大矣恥不恥之間其人品之介乎
立朝之恥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交友之恥曰匿怨而友
其人立身之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居心之恥曰機械變

詐之巧

國仇未雪忠臣之恥也前行未蓋孝子之恥也再醮之婦節女之恥也

孔子刪書以秦誓終篇蓋知繼周者秦也康節嘗語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乃會和末伯溫載家便蜀故免於難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養

養心之要此延平以得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之學則自程子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此元燈一線也大凡學人不從靜中領悟窺見本原掇拾口耳聞見幇襯褙敎祇曲士耳仲素服膺龜山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此是眞切下手處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僅之後二人伏誅武侯曰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耳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答問

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爲垂是身之所係者何如其重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矣學則大吾身以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千古之上千古之下皆聯屬於呼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亦裒於物耳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問聖與仁何所分曰以人言大而化之之謂聖中心安焉之謂仁以心言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然非聖人不能滿仁之量哉

答曰君聖與仁

則吾豈敢

修身之士必借良師友故夫子以朋來為樂又曰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子產在鄭孔明在蜀皆收拾人才足句三四十年之用後世不知修己以安百姓故亦不知親賢之為務

予智自雄師友道喪風俗日替人心日漓豈待問哉

就氣認理認氣為理兩言明有分別在人善觀而默識之

朱子終身認理氣為二物其言曰氣强理弱理管攝他

不得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峙皆氣之為也而知覺有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散流峙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善無惡也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〻如意即喜小〻拂意即怒小〻利害即恐懼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為着落故抵擋習俗必豪傑之士

甚矣哉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

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直與習化機成天作卽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眞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氣未淨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曰不必談說玄微只就此日間莫令物欲牿亡夜間莫令雜氣紛擾時時提醒朝乾夕惕則貞明不息便是通乎晝夜之道

唐虞之世已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巢許一流是也然巢許當年自生自化於經正道明之世不敢以其

說或人有謂二氏即其宗派者其學術恐未必同後世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終老山林者殆庶幾斯今之徒歟世儒於死生之事其有其無必欲明言確據愚謂人生不能作夢中之主豈能作死生之主耶游魂為變可繹也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為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為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栽成萬物之人也

其生也恭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呆人懂懂往來于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柱試看從古來幾個大聖大賢為君為相為師為忠臣為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何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至命之實地若如禪玄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視千百為千百者禮之異一本散為萬殊也小德之川流也視千百為一者仁之同萬殊原于一本也大德之敦化也

仁與人兩相附麗故曰仁者人也然仁不能離人而人多不能體仁必如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人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君子乃所稱仁人焉外此鮮有不自絕其仁而並失其所以為人者矣

夫子稽乾德而贊曰剛論近仁而首曰剛又嘗致慨于剛之未見聖門諸賢豈其不足當之耶由之强氣質或未

盡融豈固之不違仁者猶存乎見少也蓋亦言其性之所近不偏以剛見嘗試擬其人其惟孟子乎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者也義集而行無不慊道充而心無可動意者可以慰聖思矣或曰夫子所思之剛即所以告由之強也味四強字矯其人可想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個字賛乾之德愚謂聖人法天則七個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撓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之極矣然以此律古

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哉乾乎聖人

之于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

友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

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尤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

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友人兄弟偶有小激爭論不已予解之曰是非在他人且

不必太明況乎兄弟兄念㒵子之泉不必苛求於其弟

舜不見象之不是所以能化象弟篤從兄之義不可固

執於其兄叔齊甘絕其國不忍背兄顧公之兄弟取法

此兩大聖人各見得己之不是則善矣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亦致其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斷喪殆盡認後來添入之情識意想以為元來皆自失其本真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人只為口裏講道理遂至渾身無道理道理原不向口頭取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

明

百福集於謙每見人之有自托於傲者亦一念之不慎也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敷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叙相合其

德至矣故賢聖之丑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

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遵朱之學痛然頓悟然為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

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

務遺弃聖賢之傳授以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

言天下之歸于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貫於

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豈可以二事言

人生受病口過最多故防口甚於防川古人訥言訒言慎言謹言總之無所苟而已矣一苟非失心則忘行故法古人之立言猶後法古人之不苟於言乃立身第一喫緊工夫予衰矣猶頻犯此病敬錄以志吾過並告我子弟

學者有望見一理字遂欲打破此之病在虛法宜補有望見一無與忘字遂以爲賊夫學者也此之病在實法宜洩破理字是無性也無命也固不可破無與忘則聖人之忘物忘我天載之無聲無臭又何以稱焉敝病惟均皆非善學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偏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偏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爲能竊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爲能語于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爲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的然之好爲足語

於閒淡好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

問凶人為不善性日不足所謂性之善者安在曰人牿亡於旦晝而休息於夜氣元來一線終不能盡斷所謂善者性之真體為不善者情之浮用羅子云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還體也此語有會

石齋謂一部禮記皆為孝經作傳至哉言乎

自堯舜至孔子道統相傳歷〻如此羲軒以上又誰為受而誰為傳耶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答問

丙申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之

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得分明

以孝弟仁讓為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

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為根本楊無庸闢墨無庸

誅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問孔子終身行而終身藏者也魯論叙列荷蕢丈人晨門

儀封楚狂沮溺諸人又言賢者辟世次辟地次辟言次

辟色究與及門諸賢退老洙泗畢竟是隱之意多曰行由人藏由己由人者存乎天由己者存乎我夫子正不必有心也無可無不可

問儀封人以孔子為木鐸是具千古隻眼不知當日邂逅之頃從何處認出曰封人固賢而隱者也其閱人多矣孔子備天地四時之氣子貢稱其溫良恭儉讓之德綏來動和之畧料當世諸侯王皆非大有為之主而晏嬰子西輩不少其人定不獲展所蘊於當年自不得不垂教於後世識力高故見得透非無據之言

同孟子之門獨樂正子稱焉弟而從子敖徒餔啜其所失
恐亦不小曰王驩為輔行雖不與之言行事豈能不與
之俱朝暮哉孟子所云徒用餔啜即不與言行事之意君
子待小人之道應如此故門以之教其弟謂正子果為
餔啜來又何為喜而不寐
灑掃應對雖教小子之事然所以折其傲與惰之氣夫傲
與惰之氣童而未除後將並甚安望有成德達材之日
乎折之啓之使知循序漸進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
意

世人謂韓昌黎入佛淺故其闢之也深若其入之也深則沾戀護惜之意多雖極力尊聖人之教而闢之之中不覺爲佛氏攓地步從來儒者不流入於禪周元公而後程正叔不讀佛書

須先識仁是爲學頭腦誠敬存之是用功頭腦

東昌有言建安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吾愛此二語常舉以告同志同志中左袒建安者便謂建安無病左袒姚江者便謂姚江無病此亦各就其所見而言之如人飲食有愛吞濃者

有愛食淡者各從所好會其所好而強從人之好終非其心之所安須自己知濃知淡而調劑之以適於中此不可以口舌爭也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為快不知此小人間為為不善自驅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舜以至諸儒之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行於無窮此正天命之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垂訓勵世之戒

頑冥放逸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不獨畏大人而畏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而芻蕘工瞽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顧諟

學問之事要得透於日用飲食而有裨於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擴其致實體認從根本處用力總是假之也故論語道理亦借樂[illegible]

富貴功名有做不來者惟聖賢豪傑無不可為之耳果能欲做聖賢豪傑直從夜氣清明簡點從前所為自當莅

然汗下

論人當於短中取其長不當於長處苛求其短平生求友老而轉切碩安得瑩然無瑕者而事之友之乎一事足述急為援引要見有滿街皆聖人之意不可令滿街人獨指我為聖人

或問孔子往弗擾往佛肸其意如何曰欲使之歸正耳程子謂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改過之人其意自見又問見南子何也曰孔子拳拳衛事思正君而議當議教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玉之賢既仰孔子為聖人獨不

可借之以佐君出政乎這段心腸這段機竅只孔子可做亦未敢明以告人〻亦未可輕以借口狄梁公事女主亦孔子見南子之意然不能反周為唐其何能有譽於天下後世

凡言學者偶言其心之所見不必定求與人同不必定求與人異一有求同之心是謂雷同一有求異之心是謂好異齊同是拾人咳唾之曲士也好異是謬為隱僻之誠學也與其多一言寧少一言

大哉聖人之道無不包也無不入也所謂語大天下莫能

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凡禪玄刑名技藝之流其說之稍

有當于理者聖人之道即具焉然其全體大用自非禪

玄刑名技藝之流所能窺謂禪玄刑名技藝之流必無

一同於聖人之道者是惡足與聖人之道之大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於是霸術始不足貴矣以今觀

於用人行政之間其所以匡救天下者烏足當伯翁一

盼耶晉文所稱譎而不正與楚人戰以敗北歸而行爵

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用其言

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舅犯不厭詐偽之

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以詐遇民偷取一時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伯也宜哉漢唐宋有為之主未免有慚德焉况其下者乎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實辨同異是非邪正儒釋眞僞雄辨無已儂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聖希賢之事論孝是為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道是親師取友之事論生死是生順沒寧之事

只此數卷論語無義不備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於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孔子韞櫝之藏被孟子傾囊而出只是要認得孔子

千百世後之孔子愚不肖知之當年之孔子賢者亦未易知也叔孫之毀晏嬰之沮比比而是即及門如陳亢者想亦不少其人故其自言曰莫我知也夫蓋孔子原難知也人人知孔子則孔子亦人耳孔子人而天者也天乎豈易知哉子路稱高弟其徵色發聲者不一而足況

其下焉者乎後之學者亦不過各就所見以窺孔子涇陽推元公為孔子抑過矣大凡刻於見短者近毀寬於見長者近譽毀譽兩病學人易犯吾之與人也誰毀誰譽須是孔子

問邇來有所謂西學者非禪非玄本天立教其說似不謬於聖人曰彼即不謬於聖人但守吾聖人足矣吾夫子以東西南北之人兼天地古今之縕區區一隅之見烏足窺其大觀陳相見許行而悅願吾子勿蹈其轍也

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蔣文清有言

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歸禪者謂其能了達生死不知朝聞道夕死可矣只此七個字便說盡千經萬典敢問死三字亦可稱明決

士大夫有生前無間而死的不分曉將并其生平而喪之有死的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臨了一着脫然無累方是聖賢真實學力

愛身教子是吾人最緊要事然不知學則以其身之無饑寒無勞苦為愛而以其子之能攘利能攫名為肖矣

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儼謂無

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
患貧好勝怕死此人生通病也對治之藥不能當下有瘳
時存納溝之志則漸淡其欲富之心時思唾面之乾則
漸銷其攘臂之氣時味朝聞夕可之言則漸破其貪生
怖死之念勤服無斁藥力自行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玄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玄
有空即有我也我見生則棼焉馳逐而底柔我見忘則
廓然順適而無跡試想子絕四是何如境界
問子夏漆雕開俱聖門高弟子夏答以學而優則仕夫學安

得有優時學然後知不足若只見[illegible][illegible]優時則滿假之心生非學也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庶幾乎學而優者矣曰要看各人發言之意子夏之言為世之不從事於學而輕言仕者發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子羔尹何豈全未嘗學乎而夫子與子產云爾者見古人學不優弗可仕開則夫子使之仕者故悦覺其未信焉誦其言當會其意泥則滯滯則無用此仕必待於學優也舉史書不遺一字着明道謂之玩物喪志而每見人靜坐

則嘆其善學此意亦惟悟者自得之君景講人又疑其
流入禪門去
誠者天之道生知安行之事也誠之者盡人以合天之道
學知利行之事也孔子天縱之聖竊自附于學知一貫
之傳曾子以魯得困知勉行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
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其身
慟哭荒烟斷壟間不復有榮達之願者有宋之遺澤休
盡也久而盡矣德有未周學難自固今古人情大都如
是

友人謂凡人皆有喜怒哀樂之未發當無不發時似亦無意必固我之可言也曰是未嘗從源本處理會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君子無須臾離道之時纔能於天命之性渾成無間所以未發謂中ㄈ節謂和純乎天而人不與孔子無意必固我總一於穆之大也而位之育之只作家常日用事自非戒懼君子純全乎天者誰敢冒昧承當偶有未發偶無執着不可謂非一息之靈光但恐不須臾而意必固我之盤結於中者已横決不自覺儼極喜吾友之見及於此正可作工夫不可遂據爲實地我

總要自家體認勿隨他人口頭也

小跋

日譜始於巳丑之冬自之衛後
譜之也小子立雅以晋守丘壠
未得從於衛乙未秋杪始扶病
來省抵淇值大人攜慱弟將過
滏水小子因得隨杖屨數月答
問一編譜中之一種也暇時督

諸弟另錄成帙甲申以前至戊子兩卷載入歲寒集中已丑至癸巳五卷友人攜之武林此編台甲午至丙申卷以年編次者凡三將告歸敬彙次之以當提
訓昔丙申花朝前三日男
沐手謹識